

# 《十一种孤独》

##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十一种孤独》

13位ISBN编号：9787532756766

10位ISBN编号：7532756769

出版时间：2012-2-1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作者：理查德·耶茨

页数：270

译者：陈新宇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http://www.tushu000.com)

# 《十一种孤独》

## 内容概要

《十一种孤独》以冷峻的笔触描写了美国二战后五六十年代普通纽约人的生活，写了十一种孤独的人生，主人公都是缺乏安全感、生活不太如意的人：曼哈顿办公楼里被炒的白领、有着杰出想象力的出租车司机、屡屡遭挫、一心想成为作家的年轻人、即将结婚十分迷茫的男女、古怪的老教师、新转学的小学生、肺结核病人、老病号的妻子、爵士钢琴手、郁郁不得志的军官、退役军人等。耶茨笔下都是普通人的普通生活，描写的是普通人的孤独、失落与绝望，他自己曾说：“如果我的作品有什么主题的话，我想只有简单一个：人都是孤独的，没有人逃脱得了，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所在。”

# 《十一种孤独》

## 作者简介

理查德·耶茨(Richard Yates, 1926-1992)是“焦虑时代的伟大作家”。作品有《革命之路》、《十一种孤独》、《复活节游行》、《恋爱中的骗子》、《好学校》、《年轻的心在哭泣》、《冷泉港》等。

耶茨作为二十世纪中叶美国主流生活的忠实记录者，批评家们将他与契诃夫、菲茨杰拉德、约翰·契弗相提并论。他的处女作长篇小说《革命之路》甫一推出即获成功，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1962年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十一种孤独》出版，更被誉为“纽约的《都柏林人》”。耶茨的作品曾获《纽约时报书评》、《君子》、《华盛顿邮报》等媒体的好评，有四本小说入选“每月一书俱乐部”。此外他还拥有一大批作家拥趸，其中不乏著名作家，如库尔特·冯古内特、安德烈·杜波依斯，他的作品也影响了许多作家，如雷蒙德·卡佛，他被誉为“作家中的作家”。

# 《十一种孤独》

## 书籍目录

南瓜灯博士

万事如意

乔迪撞大运

一点也不痛

自讨苦吃

与鲨鱼搏斗

与陌生人共乐

布朗宁自动步枪手

绝佳爵士钢琴

旧的不去

建筑工人

译后记：孤独的人写孤独的书

## 《十一种孤独》

### 章节摘录

这之后不到一周，助理财经编辑的手终于落在我的肩上，正好在我写到国内公司债券交投略微活跃这一段时。离圣诞节还有段日子，我又找到一份工作，在第五大道的杂货铺里当机械玩具的演示员，好歹可以让我们熬过一段日子。我觉得就是在杂货铺的日子里——我给用锡和棉花做的小猫上好发条，小猫就会“喵！”的一声滚过去，“喵！”的一声又滚过来，“喵！”的一声滚过去——不管怎样，就是在那儿工作的时候，我放弃了心里残留的一点要按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模式建造自己生活的想法。某种建筑计划已明明白白不可能了。新年后，我找了几份白痴活干；接着，四月时，就像春天总是突如其来，并给人带来惊喜一样，我被一家企业的公关部门聘为文案，薪水八十美元一周，在那里我做什么根本不重要，因为那儿几乎所有人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这份活相当轻松，每天我可以节省大量精力做自己的事，我的写作突然变得顺利起来。海明威确实已被我抛弃，我转到F·司考特·菲茨杰拉德模式上来；那么，最起码，我已开始寻找代表自己风格的东西。冬天过去了，我和琼之间的关系有些缓和，初夏我们的第一个女儿出生了。她打乱了我一两个月的写作计划，但不久我又回到写作上，确信自己越写越好：我开始推平土地，挖地基，为一部雄心勃勃的悲剧长篇做好铺垫。我一直没有写完这本书——现在想来，它是我一系列未完成的小说中的第一部——但在早年那些岁月里，它是令我着魔的作品，进展缓慢似乎只是为了写完后它更加恢弘。每天晚上我花在屏风后面写作的时间越来越多，只有在房间里踱步时才会露露面，踱步时满脑子都是宁静神圣的白日梦。那年年底，又是一个秋天到了。有天晚上，琼出去看电影，我在家里照顾孩子。电话响了，我从屏风后走出来，拿起电话，只听到：“鲍勃·普林提斯吗？我是伯尼·西维尔。”我不想假装我已忘了他是谁，可也并没能马上就想起我曾经为他工作过——我曾经卷入过一个出租车司机的可怜妄想里。我停了一下，就是说这让我略有迟疑，接着腼腆地张嘴朝电话听筒笑了，我飞快地低下头，用没握听筒的那只手理了理头发，这是君子仁爱的羞涩表示——同时我心里默默地谦虚发誓，这次无论伯尼·西维尔想要我做什么，我一定不怕麻烦，尽量不伤害他。我记得那时我多么希望琼也在家，让她看看我对伯尼有多好。但电话里首先问候的是宝宝。是男孩还是女孩？太好了！她长得像谁？哦，当然，自然啦，他们在这个阶段还看不太出像谁。当爸爸的感觉如何？啊哈？感觉很好？好极了！接着，他开始用异常正式、低沉的语调说：“您太太还好吗？”那感觉仿佛是解雇多年的仆人在询问这所房子的女主人。在他的家里，她曾经是“琼”、“琼妮”和“甜心”，我怎么也不相信他已忘了琼的名字；唯一的猜想便是那晚他没听到她追出来向楼梯上的他道晚安——也许，他只记得她手里拿着洗碗巾站在那里的样子，可能埋怨她，认为是她怂恿我硬要那十美元的。但是我现在只能告诉他，她很好。“你们怎么样，伯尼？”“嗯，”他说，“我还好，”说到这里，他的声音一下子变得异常严肃，像在病房里召开会议。“可就在几个月前，我差点失去了罗丝。”噢，不过现在好了。他安慰我说，她现在好多了，也出院回家了，现在感觉还好；但当他开始谈起“检查”和“化疗”时，冥冥之中无法说出口的癌症浮现出来，我有种可怕的死亡之感。“哦，伯尼，”我说，“她生病真是太让人难过了，请一定要向她转达我们的——”转达什么呢？问候？祝愿？无论是哪一种，我突然觉得，都带有一种无法原谅的屈尊降贵的姿态。“转达我们的爱，”我说。可话刚出口，我便恐惧得咬到自己的舌头，我恐怕这听上去是最最居高临下的措辞了。“我会的！我会的！我当然会转达的，鲍勃，”他说，所以我很高兴我那样说了。“噢，别担心，我不会谈政治。是这么回事。我现在找了一个真正有才华的小伙子为我工作了，鲍勃。这小伙子是个艺术家。”我的天啊，作家的心是多么讨厌、多么复杂！你们知道当我听他这么说时心中作何想吗？我感到一阵刺痛，那是嫉妒。“艺术家？”他是吗？我要给他们看看在这个小小的写作事业上谁才是该死的艺术家。可是伯尼马上又谈起了“连环漫画”和“草图”，这样我才收回我那一争高下之心，原有的置身事外之感又占了上风，心里踏实好多，实在让人啼笑皆非。这真是一种解脱！“哦，艺术家，你是说，他是个连环漫画艺术家。”“是的。鲍勃，你真该看看那小伙子画的画。你知道他怎么做的吗？他让我看起来跟我自己一模一样，可又有点像威德·曼莱。你看过这些连环画吗？”“听上去很不错，伯尼。”现在这置身事外之感又来了，我看出来我得小心，防备着点。也许他不再需要什么故事——现在他可能有一整壁橱的草稿供艺术家创作——但他仍然需要一个作家“写对话和情节”，不管怎么说好，他需要一个作家把艺术家画的汽球对话框用对话填满，我只得尽量柔和、尽可能得体地告诉他，我不可能再干了。“鲍勃，”他说，“这可是真正的建筑。科罗夫博士看了一次这些连环画，他对我说，‘伯尼，把杂志那事忘了吧，把书也忘了吧。你已经找到解决方法了。’”

## 《十一种孤独》

’ ” “ 嗯。听上去很不错，伯尼。 ” “ 鲍勃，这便是我打电话给你的原因。我知道你在合众国际社的工作很忙，但我还想也许你可以花点时间做一些—— ” “ 我没有在合众国际社工作了，伯尼。 ” 我告诉他现在的这份宣传工作。 “ 好啊， ” 他说。 “ 听起来你真的飞黄腾达了，鲍勃。恭喜你。 ” “ 谢谢。不管怎么说，伯尼，问题是我现在真没时间为你写东西了。我是说当然我很愿意，不是说我不；只是因为宝宝占去了大部分时间，我还有自己的活要干——我现在正写一部小说，你知道——我真的觉得最好还是不再接别的活了。 ” “ 噢。好吧，那么，鲍勃；别担心。我只是说，你知道，在这件事上如果我们用上你的——你明白，你的写作天分，我的意思是我们会有大突破。 ” “ 我也很抱歉，伯尼，可我真的祝你好运。 ” 我发誓，你们可能到现在也猜不出他打电话的原因，我在跟他道别一小时后才突然想到：这次伯尼压根就不是让我帮他写东西。他只是以为我还在合众国际社工作，因此以为我跟这个辛迪加连环漫画企业的核心部门关系密切，想利用我的这层关系。我还能清楚地记得我想到这个时我在做什么。我在给宝宝换尿布，我低头看着她美丽的圆眼睛，好像我盼望着她祝贺我，或感谢我，因为我又一次成功做到没让安全别针碰到她柔嫩的皮肤——我正在换尿布时，想起他说话的样子，他顿了一下说“我们用上你的——” 无论这个精心设计的建筑计划是否取决于“你在合众国际社的关系”，在他话语停顿的当口，他一定放弃了这个建筑计划（他不知道我被解雇了；他以为我在报纸行业上还有稳固的关系，就像以为科罗夫博士在心理学领域或威德·曼莱在电影事业上的成就一样），他只好说“用上你的写作天分”。我在电话里小心翼翼尽量不伤害伯尼的感情，其实，最后，是伯尼努力避免伤害到我。老实说，这么多年来我很少想起他。如果告诉你们我每次坐进出租车里都要凑近去看看司机后脑勺和侧面，这倒是神来之笔，可这不是事实。但有件事是真的，只不过我才意识到，在我为写微妙的私人信件，绞尽脑汁想一个恰当措词时，我会想起：“今天我没时间给你写封短信，所以我还是给你写封长的吧。” 无论我在说祝他连环画好运时是否真心，我觉得在那一小时后我是真心实意的了。现在我衷心祝他好运。好笑的是，不管有无关系，他可能还是能把这些建成个什么东西。在美国，有些比这还傻的想法都变成了庞大的商业王国。无论如何，我希望他没有对此丧失兴趣，不管采取什么形式都好；但我最希望的是，天啊——这次我不是发誓——我希望，不论老天爷什么样，千万别让他失去罗丝。全部读完这篇文章后，我明白它建得还不好。它的横梁与托架、墙体有点不均衡，需要修缮，感觉地基有点脆弱，可能一开始我的坑就没挖对。但现在担心这些也没用了，因为是时候给它封顶了——向你们交待其他建筑工人的情况。所有人都知道威德·曼莱后来怎么样。几年后他意外死在床上，死于一个并非他妻子的年轻女人的床上，这事足够刺激，够小报们忙上好几周的。你也能在电视上看到他演的老电影，每次看到这样的电影，我都会吃惊，他是个好演员——太出色了，我猜，正因如此他无法扮演一个不谙世事、心胸开阔的出租车司机这样的角色。至于科罗夫博士，有段时间人人也都知道他在干什么。那正好是在五十年代初期，每家电视台都建立并展开了大规模的广告战役。其中引人注目的有条声明，特地注明为知名儿童心理学家亚力山大·科罗夫博士所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家里没有电视机的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情感缺失。所有其他儿心理学家、所有能言善辩的自由主义者、几乎所有的美国父母都对他口诛笔伐，当他们批完以后，他彻底名誉扫地了。从那时起，我可以说，一周内随便哪天，《纽约时报》为了一个纽博尔德·莫里斯能给你六个亚力山大·科罗夫。接着该讲讲我和琼的故事，这是我给你们的烟筒。我只得告诉你们她和我所建的东西倒塌了，早在几年前就塌了。噢，我们现在还是好朋友——不会再有抚养费、监护权的法律之争，或那之类的事情——就到这里吧。窗户在哪儿？光线从哪儿照进来？伯尼，老朋友，原谅我吧，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找到答案。我根本不敢肯定这间房子有没有窗户。也许光线打算尽可能从手艺马虎粗糙的建筑工人留下的那些罅隙、裂缝中钻进来，如果是这样，你们可以肯定没人会比我感觉更糟了。上帝知道，伯尼，上帝知道这里当然在哪儿会有窗户，一扇我们大家的窗户。……

## 《十一种孤独》

### 媒体关注与评论

被遗忘的最优秀的美国作家。——《泰晤士报》 耶茨是位大师。  
——赛巴斯蒂安·福克斯 仅仅提到这本书的标题就能在整整一代读者中很快地获得赞同与共鸣，耶茨创作出了《都柏林人》的纽约版本。——《纽约时报》  
有史以来十部最好的美国短篇小说集之一。——库尔特·冯内古特 美国最好的战后小说家和短篇故事作家之一。他为他所处的时代贡献了一些最出色的小说，也给今天有幸一读的读者带来了乐趣。——《独立报》

## 《十一种孤独》

### 编辑推荐

理查德·耶茨超越《革命之路》的短篇小说集《十一种孤独》以冷峻的笔触描写了美国二战后五六十年代的纽约人的生活。描写的是人的脆弱、无可奈何地适应。它可以成为整整一代人的礼拜用书。



## 《十一种孤独》

### 精彩短评

- 1、精装版，不错。
- 2、不止是孤独，还有悲伤逃避和绝望。以前送别人的，是祝你快乐开心吉祥如意。看过这本书以后送别人的，是希望你的生活中能少些无能为力，少些无可奈何。足够真诚了吧。
- 3、乔治撞大运
- 4、被拒绝，被隔离，没有人相爱，生存如孤岛，冷酷到底，毫无办法，人不能孤独致死，却往往因孤独而死。耶茨把自己受到的一切麻木地转述给读者，读者从阴郁的笔调里舔舐伤口
- 5、孤独，是因为无法互相理解吧？
- 6、十一种孤独，十一个故事。每个故事读起来都是那么令人难受，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可能是并不了解作者生活的那个背景，导致对故事中孤独的人的一些做法感到难以理解，不过孤独总是永恒的，为什么一定要融入别人的圈子呢。
- 7、真实到像自己都感受了一样... 生而为人，都很孤独... 孤独是生命的一部分，要渐渐学会理解它，与它和解，并肩感受这个世界...
- 8、一度认为孤独是特别酷的 最近却频频遭遇这个难以回避的词语 小说里那种日常的孤独更侵蚀人心时突然意识到好过电影的一点：看电影总是试图去捕捉那个高潮 而小说里却是有着无处不在的伏笔和情绪啊 最后那个高潮反而是呼之欲出的 故事里的孤独似乎是在掩饰自己的真实感情所致 出于各种原因：面子、为了不让身边人失望.....
- 9、非常朴实的写法
- 10、理查德·耶茨的世界不存在任何情面，不存在一丝幻想。
- 11、不要喷雾叶面，一定
- 12、最后一篇感觉和前面不一样啊，弃。耶茨写的孤独很多都有共鸣。“孤独就是你面前的那个人和你不在一个频道”。但是不知怎的，看到很多人说是翻译问题，总觉得打五星的话这本书不值得。四星半吧，如果有机会去读读原版。
- 13、人生像一种折断
- 14、如果某种程度上也是个孤独的人
- 15、孤独的人写孤独的书
- 16、好多年前读过，如今听到这个书名，心头还有一团乌云
- 17、《十一种孤独》写的都是局外人，他们想要进入某个世界，却遭到拒绝。耶茨不想屈服，他不愿用喜剧色彩来羞辱自己，需要面对最坏结局的时候，绝不逃避。耶茨的小说世界没有诡诈离奇，没有奇思异想，有的只是朴实、悲哀、宿命。耶茨无情，他很少留给读者安慰。
- 18、刚看两篇的时候很想合书放弃，因为不了解耶茨，以为会有欧亨利式讨人惊喜的结局，结果每篇都是在故事最无奈时戛然而止，叫人难受。后来做了功课，了解耶茨的风格以后知道差点错过了一本好书，这是一个再也诚实不过的作家，他把小人物的命运不动声色地写给你看，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生活本不就如此吗），也没有轰轰烈烈的人物情感，作者用最朴素的对白和描写表现人物点滴的无奈和无助堆砌成的孤独，残忍，冷漠却真实。谁不曾抗争过，谁不曾有过梦想，到头来，我抱着孤独继续向前走，是的，我依然是个小人物。译者陈新宇在结束语里对耶茨作品的理解非常到位，她说“命运从不曾改变，它总会沿着必然之轨迹带你到绝路，帮你留在那里，耶茨只是如实描述，他不加粉饰，也不嘲讽，更不会将作品浸泡在感伤的眼泪里。耶茨无情，他很少留给读者安慰。”
- 19、致郁症巅峰之作，语言和节奏感拿捏到很难想象能够剧本化。翻译看起来很舒服，当然和作者风格有关。少了一点复杂感，不过丧的感觉倒也可以弥补。小说的视角一直处在局外人和介入者之间，因不够疏离，相较（修改后的）卡佛更多一点绝望感。
- 20、十一种孤独
- 21、终于能在推理小说之外看完并且还喜欢一本外国小说，高中尝试看过两本名著之后就对外国文学彻底罢手了，总是无法真正进入阅读。译后记写的不错。不能说情节精彩，更多吸引我的是那种笔调，彻底不给你任何现实的安慰与温情，各自继续面对无助失意的生活。几乎十一个短篇到结束时都看不到什么希望。
- 22、作者不曾给人物，读者任何希望，任何安慰

## 《十一种孤独》

- 23、活着之后看的 活着给我一种刻意的惨的感觉 而本书让我体会到了孤独的味道
- 24、孤独是一种全人类共通的情感。
- 25、超级好看的
- 26、人就像天上的星星，孤独的闪耀着，互相打着招呼，又行走在只属于自己的轨道里。孤独这样的情绪，喝姜汁汽水能好一些吗？
- 27、耶茨笔下的小人物心中满是冰冷的绝望与无奈。成为一个体面的失败者，就已是最可卑的胜利。
- 28、第一个故事的结局就很意外 孤独的人写孤独的书 结局往往悲伤无奈 谁都可能成为作者笔下的那个人 看的人尴尬症都犯了
- 29、之前最喜欢看的短篇是毛姆的。没想到理查德耶茨的短篇也这么棒。写的太真实了，不肯留一点美好给读者，很丧很抑郁
- 30、莫名烦躁 太真实
- 31、书里的一个个主人公拼命想融入不属于自己的圈子，何必呢！孤独和寂寞是两种概念好吧！
- 32、孤独避无可避。
- 33、是一个个小故事，写了不同身份的人在各自社会的活动。其实，读的时候没啥感觉，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经常想起里面的故事来。孤独啊，总是这样的，我一边痛苦又一边庆幸。
- 34、所谓孤独，其实是自我感觉，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情绪不可能在自我想法不一样的两人身上发出同样频率。不一样又如何，生活是自己的，每走一步都是自己的故事，悦己，不一直都是自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吗？活在当下，享受孤独的自我。
- 35、身在其中，却无能为力
- 36、刚开始觉得莫名其妙，读到中间开始有感觉，结尾才发现这写的就是你我。
- 37、真实到不讨人喜欢的作品。
- 38、耶茨的小说果然真实到不讨人喜欢的地步
- 39、孤独是我
- 40、悲伤  
是人对孤独的曲解  
眼泪只是它的分身  
它大笑 它狂欢  
也无奈和自责  
这是游荡的人间魂魄  
是一种生活
- 41、谁能逃脱呢
- 42、读不懂里面的孤独，不是很喜欢这种低沉氛围的书
- 43、我看啊，这里面写的就是他自己的孤独。
- 44、没看完，就第一篇认真看了，
- 45、断断续续读了很久，比较喜欢这种写作风格，简单的文字，画面很强，很有带入感，读完每个故事，只想深深叹口气，什么也不说。
- 46、其中两篇看不下去 真的太孤独了
- 47、孤独和无奈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读完反而有种忧心忡忡的感觉。
- 48、绝望
- 49、那个婚前面对隔膜选择隐忍的新人故事，耶茨给带上了“万事如意”的滑稽帽子。是这样的，当期冀与失望的巨大情绪落差反而会让手无寸铁的人选择继续忍耐，大多数敢于撕破脸的并不是叫嚣着破罐子破摔的人，孤独的人无法抗拒哪怕是缠绕荆条的橄榄枝，斯德哥尔摩的前期病症可以追溯到这里了。看到这种清醒又有力的文章常常自我反省，希望骨子里种下永不妥协的种子
- 50、人都是孤独的，没有人逃脱得了，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所在
- 51、每个人生在上都是孤独的，有时候自己都不了解自己何况别人呢
- 52、细节出色

# 《十一种孤独》

精彩书评

# 《十一种孤独》

## 章节试读

### 1、《十一种孤独》的笔记-第138页

比较是种孤独、逃避因为孤独

### 2、《十一种孤独》的笔记-第30页

一开始就像一个设计好的谎言 不过没有人愿意拆穿 一步一步走入既定的结局 自己生活的世界 不被人理解 无法触碰到心灵的琴弦 才是孤独 你可曾知道 现在与你面对面交流的人 心中的另一番天地

### 3、《十一种孤独》的笔记-第1页

生活之路有时会意外地转个弯，给我们的并非惊喜，只是无奈。

### 4、《十一种孤独》的笔记-第84页

说实话 我并不知道怎么概括这一种孤单 爱人以远去？眼前之人只爱躯体？但是却着实的感到压抑与孤单、也许 这就是高超之处 是不可言说的孤单

### 5、《十一种孤独》的笔记-第31页

眼镜在饱含深意的一眨之后微妙地移开了。...在历经怀疑、迷惑、敬畏、实际模仿种种阶段后，早就将这种微笑与“老于世故”这个词联系在一起了。

### 6、《十一种孤独》的笔记-第66页

追求完美 坚守自己是孤独

### 7、《十一种孤独》的笔记-第96页

”你能在图书馆最上头的台阶等我吗？”

那天早上她在电话里问他，直到好几个月后，他们结了婚，他才觉得这是一个特殊的约会地点。当他问起时，她朝他笑了。

“去那里 当然不太方便--可正是因为不方便，我才选的那里。我想站在那里，摆个姿势，像城堡里的公主那样，让你爬上那么多级可爱的台阶，来带我走。”

### 8、《十一种孤独》的笔记-第33页

酒吧里的电视在播一场棒球赛，他百无聊赖地看着，失落的感伤痛苦让喉咙都有点肿痛。他几乎将一生都投入了男人间的友谊，努力做一个好伙伴，而现在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结束了。

### 9、《十一种孤独》的笔记-第21页

## 《十一种孤独》

也许有些事我知道得比你想象的还多；也许我明白，有时候一个人那样做，并不是真的想伤害谁，只不过因为他不快乐。他知道那样做不好，而且他知道做了之后自己也不会更快乐，可他还是一意孤行，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做了。然后他发现他失去了朋友，他难过之极，可是太晚了。事情已经做了。

### 10、《十一种孤独》的笔记-第87页

现在没什么可做的，只能顺其自然，尽可能体面的接受。

### 11、《十一种孤独》的笔记-第69页

麦拉在车后座上挺直腰，推开杰克的手，抚平裙子。

“好了，宝贝，”他笑着低声说，“放松点。”

“你才放松点，杰克，”她对他说。“我是说真的，松手！”

他的手收了回去，无力地搁在那里，但胳膊还是懒懒地搂着她的肩膀。麦拉没理他，只望着窗外出神。这是十二月末的一个周日傍晚，长岛的街道看上去污浊不堪；结了层冰壳的雪堆在街边人行道上，肮脏的样子。打烊的酒馆里，纸板做的圣诞老人斜眼瞟着外面。

“让你们一路开车送我来，真不好意思，”麦拉大声对正在开车的马蒂说。她想礼貌点。

“这没什么，”马蒂嘟囔着。接着他按响汽车喇叭，冲着前面一辆开得很慢的卡车喊道：“你这狗娘养的，让路啊。”

麦拉有点不安——为什么马蒂总是这样爱发牢骚？——但马蒂的妻子爱琳，蜷缩在前排座位上，友好地笑了。“马蒂可不在乎，”她说。“这对他也好，星期天出来走走“总比躺在家里要好。”

“啊，”麦拉说，“真的太谢谢了。”其实她宁愿像往常一样，自己坐公共汽车来。四年了，每个星期天她总是来这里探望丈夫，她习惯了走这段长长的路。她喜欢在亨普斯特德的小咖啡馆耽搁一会，喝口咖啡，吃点蛋糕，再从那里换车回家。但是今天，她和杰克一同去爱琳、马蒂家吃饭，吃完饭已经很晚了，马蒂提出说开车送她去医院，她只好同意。当然，爱琳得跟着来，杰克也要来，他们这样做好像帮了她好大一个忙。所以你还得有礼貌。“这可真是太好了，”麦拉叫道，“坐小车去那里，而不是坐——不要这样，杰克！”

杰克说：“嘘……别紧张，宝贝，”但她把他的手一甩，扭过身去。爱琳看着他们俩，咬着舌头扑哧笑了，麦拉觉得自己脸红了。其实没什么不好意思的——爱琳和马蒂都认识杰克，知道他俩所有的事；她的许多朋友也是，没人责备她（毕竟，她跟寡妇也没什么两样）——只是杰克应该更识趣些。他现在就不能庄重点，管住自己的手吗？一路上都是这样。

“好了，”马蒂说。“现在我们可以省点时间了。”那辆挡路的卡车转上另一条路，他们加快了速度，将有轨电车车轨、商店抛在身后，小巷变成大路，接着驶上高速公路。

“想不想听广播，伙计们？”爱琳叫道。她打开收音机，里面的人在怂恿大家今晚都坐在家里看电视。她换了个频道，另一个声音说：“没错，在克劳福德商场您的钱可以买到更多东西！”

“把那狗娘养的东西关了，”马蒂说，又开始按喇叭，车驶入快车道。

## 《十一种孤独》

当车子驶进医院，爱琳从前排转过身来，说道：“嘿，这地方可真漂亮。真的，这里不是很美吗？噢，看啊，他们还摆了一棵圣诞树，上面还有小灯什么的。”

“好了，”马蒂说，“往哪走？”

“往前直走，”麦拉告诉他，“开到圆盘那里，就是摆圣诞树的地方。然后向右转，绕过行政大楼，开到那条路的尽头。”马蒂按她说的转了弯，当他们慢慢驶近那又长又矮的结核病大楼时，她说：“到了，马蒂，就是这栋楼。”他把车靠向路边停下，麦拉收拾起给丈夫带的杂志，下了车。地上铺着层薄雪。

爱琳缩起肩膀，双手紧紧搂着自己身体，转过身来。“噢一喔，外面好冷，是不是？听着，亲爱的，你要多久才完？八点，是吧？”

“对，”麦拉说，“可是听我说，你们几个不如先回家？我可以坐公共汽车回去，我平时都这样。”

“你以为我是谁，疯了吗？”爱琳说。“你以为我愿意开车回去，让杰克在后座上一路闷闷不乐吗？”她咯咯笑了，还朝麦拉挤挤眼。“你在车里，他都难得开心，更别说让他自个儿回家了。不，听着，亲爱的，我们到别处逛逛，可能去喝点酒什么的，然后八点整回这儿来接你。”

“嗯，好吧，可我真的宁愿——”

“就这儿，”爱琳说。“八点整，我们就在这栋楼前等你。现在快走吧，把门关上，我们快冻死了。”

麦拉笑着使劲摔上车门。可杰克还在那里不高兴，头部没抬，也没朝她笑，或挥挥手什么的。车子慢慢开动了，麦拉沿着这条路走过去，走上结核病大楼的台阶。

小小的等候室里一股水蒸气和湿套鞋的气味，她飞快地穿过，经过标有“护士办公室——清洁区”的门，走进阔大、嘈杂的中心病房。中心病房里有三十六张病床，中间一条宽敞的走道将它们分成两半，再用齐肩高的屏风区分成开放式的小格子间，每个格子间里六张病床。所有床单和病服全给染成黄色，好与医院洗衣房里其他未受污染的衣物分开，这种黄色与墙面的灰绿色搭配在一起，让人恶心，麦拉到现在还不习惯。而且噪音也让人难以忍受，每个病人都有台收音机，好像所有人都在同时收听，且听的还不是同一个频道。不少床边坐着来探望的人——有个新来的男病人躺在病床上，双手搂着妻子在接吻——其他病床上的男人看起来很孤独，有看书的，有听收音机的。

麦拉走到床边了，她丈夫才发现。他盘腿坐在床上，蹙着眉头望着膝盖上的一件东西发呆。“你好，哈利，”她说。

他抬起头。“哦，嗨，亲爱的，没看见你来。”

她弯下腰，飞快地在他脸颊上吻了一下。有时候他们会吻在嘴唇上，但这其实是不允许的。

哈利扫了一眼他的手表。“你来晚了。是车晚点了吗？”

“我不是坐公共汽车来的。”她边说边脱下大衣。“我搭顺风车来的。我们办公室的那个女孩，爱琳，还记得吗？她和她丈夫开车送我来的。”

“噢，那好啊。为什么你没请他们进来坐坐？”

## 《十一种孤独》

“哦，他们没法久待——还要去别的地方。但是他们向你问好。给你，我带了这些来。”

“噢，谢谢，太好了。”他接过杂志，把它们摊在床上：《生活》、《柯里尔》注和《大众科学》。  
“太好了，亲爱的。坐下来，待会儿。”

麦拉把大衣搭在床边椅子背上，坐了下来。“嗨，查恩斯先生，”她向隔壁床上的高个黑人打招呼，他朝她点头致意，咧嘴笑了笑。

“你好吗，威尔逊太太？”

“挺好的，谢谢，你呢？”

“噢，发牢骚也没用，”查恩斯先生说。

她瞥了一眼哈利另一侧的雷德·奥马拉，他躺在那边床上听收音机。“嗨，雷德。”

“噢，嗨，威尔逊太太。没看到你进来。”

“你妻子今晚来吗，雷德？”

“她现在星期六来看我，昨晚来过了。”

“哦，”麦拉说，“好，告诉她我问她好。”

“当然，我会的，威尔逊太太。”

接着她朝对面小格子间的老人笑了笑。她老记不住他的名字，从来也没人看望他。他也朝她腼腆地笑了笑。她在小钢椅上坐下，打开手提包找香烟。“你膝盖上足什么东西，哈利？”这是一个原木色木环，一尺来宽，织好的蓝色羊毛线挂在两边的小齿上。

“啊，这个吗？”哈利举起它说。“他们管这叫耙式针织。我在做职业疗法时学的。”

“什么针织？”

“耙式针织。拿起这个小钩，像耙草一样把羊毛线上下钩到每个小齿上，就像那样，绕着这个圆环一圈一圈地织，直到你织出一条围巾，或绒线帽——或这类的东西。明白吗？”

“噢，我知道了，”麦拉说。“就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做过的那样，只不过我们是用一个普通的小线轴，上面卡着些小齿。你将线绕在小齿上，穿过线轴，就编好了。差不多。”

“噢，是吗？”哈利说。“用一个线轴，啊？是的，我想我妹妹以前也是这样做的，现在我想起来了。用一个线轴。你是对的，这个原理一样，只不过大一点。”

“你打算织个什么东西？”

“哦，我不知道，我只是无聊打发时间罢了。我想可能织个绒线帽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他仔细端详了一番这个耙式织物，又翻过来看看，然后探起身，把它扔到床头柜上。“只是找点事做而已。”

麦拉把烟盒递给他，他抽出一根。当他弯下腰凑过来对火时，黄色病服的领口敞开了，她看到他的胸

## 《十一种孤独》

脯，瘦得令人难以置信，肋骨被取掉的那边都凹进去了，看得到上次动手术后刚刚愈合的伤疤，难看极了。

“谢谢，亲爱的，”他说，香烟在他嘴里一抖一抖。他往后靠着枕头，穿着袜子的脚在床上摊开伸直。

“你感觉怎样，哈利？”她问。

“还好。”

“你看上去好多了，”她撒了个谎。“如果能再长胖点，看上去会更好。”

“清账啦，”透过喧闹的收音机传来说话声，麦拉四处看了看，只见一个小个子男人坐在轮椅上从中间走道上过来了。他坐在轮椅上，却用脚慢慢在带动轮椅。用手转动车轮时会牵扯到胸部，肺结核病人要避免这样做。他径直朝哈利的病床过来，张嘴笑时露出满口黄牙。“清账啦，”轮椅到哈利床边停下来，他又重复了一遍。一根橡胶管从他胸前的绷带里露出来，从病号服上头绕过，用安全别针固定住，末端是个小小的，塞着橡胶瓶塞的小瓶，放在他胸前的口袋里，显得很重。“快点，快点，”他说，“清账。”

“噢，对！”哈利笑着说。“我全给忘了，沃尔特。”他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一美元，递给那个男人，那人细细的手指把钱叠好，放进口袋，跟瓶子放在一起。

“好了，哈利，”他说。“我们两清了，是不是？”

“是的，沃尔特。”

他把轮椅向后倒，转过来，这时麦拉看见他前胸、后背和肩部缩成一团，整个都变形了。“抱歉打扰了，”他说着朝麦拉微弱地笑了笑。

她微微一笑。“没什么。”当他回到过道时，她问：“你们刚才是什么意思？”

“噢，我们为星期五晚上的拳击比赛打赌来着。我早把这事儿给忘了。”

“噢。我以前见过他吗？”

“谁，沃尔特吗？我想你见过，亲爱的。我刚动完手术那会儿，你肯定见过他。老沃尔特这家伙大约两年前动过手术；他们上周又把他送回来了。这家伙过了段难熬的日子。真是条汉子。”

“他病服上是什么东西？那个瓶子干吗用的？”

“那是引流管，”哈利说着靠回黄色枕头。“老沃尔特这家伙是个好人；我很高兴他又回来了。”接着他压低声音，偷偷地说，“事实上，病房里没剩几个好人了，以前那帮老病号们，死的死了，要不就是手术好了走了。”

“你不喜欢这些新来的人吗？”为了不让新来的雷德·奥马拉听到，麦拉也悄声问。“看起来他们对我挺好的。”

“噢，我想，他们是不错，”哈利说。“我只是说，嗯，我习惯和沃尔特那样的人待在一起罢了。我们一起经历了许多事情什么的。我不知道。这帮新来的家伙有时候让你心烦，尤其是他们说话的方式”



## 《十一种孤独》

。比如，他们个个都觉得自己很了解肺结核，自以为什么都懂；我是说，你没法跟他们说什么，跟他们说话只让你心烦。”

麦拉说她觉得自己明白他的意思，不过换个话题似乎更好。“爱琳觉得医院很漂亮，圣诞树也很好看。”

“噢，是吗？”哈利很小心地探过身子，往床头柜上一尘不染的烟灰缸里弹了弹香烟。自从长期卧病在床以来，他变得很细致很整洁了。“上班怎么样，亲爱的？”

“啊，我觉得还好。我跟你说过一个叫珍妮特的姑娘因为中午出去吃饭时间太长而被炒掉的事，还记得吗？大家都很害怕他们会严厉整顿半小时的午饭时间。”

“噢，是的，”哈利说，但麦拉看得出他根本不记得了，也没认真听。

“嗯，现在好像没事了，因为上周爱琳和另外三个姑娘在外面差不多待了两个小时，也没人说什么。她们中有个叫露丝的，这几个月来一直担心自己会被炒掉，这次居然也没人对她说什么。”

“哦，是吗？”哈利说。“嗯，那很好。”

接着停了一下。“哈利？”她说。

“什么，亲爱的？”

“他们跟你说了什么新情况吗？”

“新情况？”

“我的意思是，有没有跟你说另一边也要动手术？”

“哦，没有，亲爱的。我跟你说过，会有好长一段日子我们别指望听到什么消息——我想，我以前跟你解释过。”他眯起眼睛微微一笑，表明他认为这是个十分愚蠢的问题。很久以前。当她问“你觉得他们什么时候会让你回家”时，开始他也总是报以同样的表情。现在他说，“问题是最近这一次手术我还要恢复。你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手术后你得休息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真正脱离危险，特别是我这样在最近——多久了——四年了吧？有过衰竭记录的人。没有，他们什么也没有说，他们做的就是等待，我不知道，也许六个月，也许更长，要看这边的恢复情况。那时他们才会决定另一边动不动。也许再动一次手术，也许不动了。在这事上你不要有任何指望，亲爱的，你知道的。”

“不，当然，哈利，我很抱歉。我不是有意问这么愚蠢的问题。我只是说，嗯，你感觉怎么样。你现在还痛吗？”

“不痛了，再也不痛了。”哈利说，“我是说，只要我不把手抬得很高什么的。我这样做时会有点痛，有时候睡觉时往这边翻身也会痛，但只要我——你知道——保持正常的姿势，啊，就一点也不痛。”

“太好了，”她说，“不管怎样，听你这么说，我真高兴。”

好长一段时间两个人没话可说，收音机的嘈杂声、其他病床上的笑声、咳嗽声让他们的沉默显得怪异。哈利开始用拇指随意翻着《大众科学》。麦拉的眼睛四处逡巡，最后落在床头柜的相架上，一张放大的快照，是他俩结婚前拍的。那是在密歇根州她妈妈家后院里拍的。照片中的她看上去十分年轻

## 《十一种孤独》

，穿着1945年时的裙子，双腿修长。那时候的她根本不知道怎么穿衣打扮，甚至不知道怎么站才好，什么都不知道，只会用孩子般的笑容来迎接一切。而哈利——奇怪的是哈利在照片里看上去比现在还老些，可能是脸大和身材结实的原因，当然衣服也起了作用——他穿着件深色的、艾森豪威尔夹克注，还有铮亮的靴子。噢，他以前真好看，方方的下巴，深灰色的眼睛——比一般人好看多了，比如说，比那个矮胖壮实的杰克要好看得多。可现在瘦得嘴唇、眼睛都软了，让他看上去像个瘦小男孩。脸型也变了，与那件病服倒是挺相衬。

“你给我带来这个我真高兴，”哈利指的是《大众科学》，“上面有篇文章我想读。”

“好啊，”她说。可她也想说，“难道就不能等我走了再看？”

哈利用手轻弹着杂志封面，遏制着想看的冲动，说：“其他怎么样，亲爱的？我是说上班之外的其他情况。”

“还好，”她说。“我那天收到妈妈的信，就是张圣诞贺卡。她问你好。”

“好，”哈利说。最后还是杂志赢了，他又翻开杂志，翻到他想读的那篇文章，随意读了几行——好像只是想确定一下是不是他想读的那篇——接着就陷进那篇文章里了。

麦拉就着上根香烟的烟蒂又点燃一根，拾起一本《生活周刊》，开始翻着。她不时地抬起头看看他；他躺在那里，一边啃着手背上的指关节，一边看着杂志，一只脚的脚趾蜷起来挠着另一只脚的后跟。

余下的探访时间他们就这样打发掉了。快八点时，从走道那边来了一群人，说笑着推着一架有橡胶小脚轮的钢琴过来了——这群人是星期天晚上红十字会节目演出人员，巴拉彻克夫人领头，她身穿制服，是个和蔼粗壮的女人，今晚由她来演奏。一个男高音推着钢琴跟在后面，他年龄不大，面色苍白，嘴唇总是湿乎乎的。接着是个臃肿的女歌手：女高音，穿着塔夫绸上衣，看起来手臂下面的衣服绷得紧紧的；还有个手提公文包、表情刚毅、身体羸弱的女低音。他们推着带轮子的钢琴靠近哈利的床边，他的床几乎就在整个病房中间。巴拉彻克夫人打开节目单。

哈利抬起头。“晚上好，巴拉彻克夫人。”

她的眼镜片闪闪发光。“今晚还好吗，哈利？今晚想不想听几首圣诞颂歌？”

“行啊，夫人。”

收音机接二连三地关上了，谈话声也静下来了。就在巴拉彻克夫人正要敲下琴键时，一个矮胖的护士插进来，穿着橡胶鞋的脚重重跺了跺走道地面，同时伸出手来挡开音乐声，她好宣布什么。巴拉彻克夫人坐下，护士伸长脖子，先对着走道这边叫道：“探访时间结束！”接着又转过身，冲另一边叫道：“探访时间结束！”然后她朝巴拉彻克夫人点点头，消过毒的亚麻口罩后露出一丝微笑，再跺跺脚走了。经过片刻小声的商量，巴拉彻克夫人双颊颤抖着开始弹起开场曲《铃儿响叮当》，掩盖住探访者离开造成的混乱，歌手们在休息，小声咳嗽；他们要等听众都安静下来后再开始表演。

“呀，”哈利说，“我没发现这么晚了。来，我送你到门口。”他慢慢坐起来，脚在床沿边悬空晃着。

“不，别麻烦了，哈利，”麦拉说。“你躺着别动。”

“不行，没事的，”他边说边穿上拖鞋。“你能把那件长袍递给我吗，亲爱的？”他站起来，她帮他

## 《十一种孤独》

穿上灯芯绒VA浴袍，那浴袍对他来说太短了。

“晚安，查恩斯先生，”麦拉说，查恩斯先生冲她咧嘴一笑，点点头。接着她向雷德-奥马拉和那个上年纪的男人道晚安。他们在走道上经过沃尔特的轮椅旁时，她跟他道别。麦拉挽住哈利的胳膊，惊恐地发现他的胳膊竟是那么细，她小心翼翼地跟着他缓慢的步伐。等候室里还有一小群穿得厚笨的访客逗留着没走，他们面对面站在访客中间。

“好了，”哈利说，“照顾好你自己，亲爱的。下周见。”

“噢一喔，”有个母亲往外探出厚实的肩膀说，“今晚好冷。”她回身进来，朝儿子挥挥手，然后挽起丈夫胳膊，走下台阶，走上铺满雪的小路。有个人拉住门，让它开着，好让其他访客出去，冷风全灌进房间里来，接着门又关上了，只剩哈利和麦拉在屋里。

“好了，哈利，”麦拉说，“你回去听听音乐，睡觉吧。”他站在那里，浴袍敞开着，看上去非常虚弱。她走上来，为他掩上、理好，遮住胸口，把吊在腰间的腰带系紧。他微笑着看着她。“现在你回去吧，别感冒了。”

“好的。晚安，亲爱的。”

“晚安，”她说，踮起脚尖，吻了吻他的脸颊。“晚安，哈利。”

她站在门口，看着他身穿系得紧紧的高腰浴袍，往病房走去。然后她走到外面，下了台阶，突如其来的寒冷让她竖起衣领。马蒂的车还没来；路上空寂一片，路灯下，只有几个访客稀疏的背影艰难地朝行政大楼附近的车站走去。她把大衣又裹紧了些，紧贴大楼站着，想躲避大风。

里面《铃儿响叮当》结束了，听得到隐约的掌声，过了片刻节目正式开始了。几个庄严的和弦在钢琴上奏响，歌声传了过来：“听啊！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

麦拉的嗓子眼突然给堵住了，街灯打她眼里掠过。她把半个拳头塞在嘴里，可怜地抽泣着，呼出的团团热气飘逝在黑暗里。好久好久她才停下来，每吸一下鼻子，都弄出很大响动，仿佛几里外都听得到。最后，她平静下来，或几乎平静了。她尽量控制自己的肩膀，不要抖得太厉害，然后擤擤鼻子，放好手帕，郑重其事“啪”的一声合上了包。

这时大路尽头闪现出车灯。她跑到路上，站在大风里等着。

车里一股温暖的威士忌味道，几点樱桃红的烟头闪烁着，爱琳大声叫道：“噢一喔！快点，关上门！”

车门一关上，杰克的胳膊就搂过来，他沙哑地低声道：“你好，宝贝！”

他们都有点喝醉了；甚至马蒂也精神亢奋。“抓紧了，各位！”他大声叫道。他们转过行政大楼，经过圣诞树，车子平稳笔直地驶出大门，加速。“各位，抓紧了！”

爱琳的脸在晃动，喋喋不休的声音从前座飘过来。“麦拉，亲爱的，听着，我们发现一个最最可爱的小地方，就在路那头，有点像那种路边旅店什么的，便宜得要命！所以听着，我们想再带你去那儿喝点东西，好吗？”

“好啊，”麦拉说，“当然好。”

## 《十一种孤独》

“我是说，我们已去过了，可不管怎样我想你也去看看那里……马蒂，你能不能小心点！”她大笑道。“老实说，你知道吗？换了其他什么人，喝了他这么多酒，再开这车，我会吓死的！但你永远不用为老马蒂担心。他是世界上最棒的老司机，我根本不担心他喝没喝醉。”

但他们没有听到。他们在热吻，杰克的手滑进她的大衣里，熟练地四处游走，又探进里面的衣服，直到握住她的乳房。“别再生我的气了，好吗，宝贝？”他的嘴凑在她唇边，低声哼着。“想不想去喝一杯？”

她的手紧紧搂着他坚实的背，抱着不放，然后自己转过身，这样他的另一只手可以偷偷滑进她的大腿根部。“好的，”她低声说，“我们只喝一杯，然后——”

“好的，宝贝，好的。”

“——然后，亲爱的，我们就回家。”

耶茨顽固地反对知性主义，坚持认为小说和思想无关。我不想批判他什么或者说这个观点如何如何错误，但是这毕竟成为了他小说中的一种局限。耶茨对于失败主题有一种坚持，失败远较成功多而普遍，家庭和爱情都可遇不可求。不粉饰不嘲弄，更不屑于把作品浸泡在眼泪里。

John William Cheever (May 27, 1912 – June 18, 1982) was an American novelist and short story writer. He is sometimes called "the Chekhov of the suburbs". His fiction is mostly set in the Upper East Side of Manhattan, the Westchester suburbs, old New England villages based on various South Shore towns around Quincy, Massachusetts, where he was born, and Italy, especially Rome. He is "now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hort fiction writers of the 20th century." [1] While Cheever is perhaps best remembered for his short stories (including "The Enormous Radio", "Goodbye, My Brother", "The Five-Forty-Eight", "The Country Husband", and "The Swimmer"), he also wrote four novels, comprising The Wapshot Chronicle (National Book Award, 1958), [2] The Wapshot Scandal (William Dean Howells Medal, 1965), Bullet Park (1969), Falconer (1977) and a novella Oh What a Paradise It Seems (1982).

### 12、《十一种孤独》的笔记-第56页

可是，钦佩卓越容易，喜爱却难，而瑞斯还拒绝让自己讨人喜欢。这是他唯一的缺点，却是个大缺点，因为光有敬佩没有爱，敬佩之情难以持久——至少，在多愁善感的青少年脑袋里是如此。瑞斯像定量分配饮水一样定量分配他的友善：对于每一滴，我们可能倍感珍惜，可是我们得到的从来不够多，难以解渴。任何一种感情都需要用“爱”补给，并且在这种感情中，觉得自己付出了很多的人们会认为“有权期待更多”。

### 13、《十一种孤独》的笔记-第5页

好

### 14、《十一种孤独》的笔记-第36页

地铁吞没了他们，经过半小时的丁零当啷、摇摇晃晃、神思恍惚，最后将他们吐出在皇后区清凉的黄昏里。

### 15、《十一种孤独》的笔记-第18页

也许有些事我知道得比你想的还多；也许我明白，有时候一个人那样做，并不是真的想伤害谁，只不过因为他不快乐。他知道那样做不好，而且他知道做了之后自己也不会更快乐，可他还是一意孤

## 《十一种孤独》

行，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做了。然后他发现他失去了朋友，他难过之极，可是太晚了。事情已经做了。即使知道伤害的是喜欢自己的人，也很难能够完美避开伤害他们。

### 16、《十一种孤独》的笔记-第7页

课间休息时间到了，而他们想到他，也只是确定他被排除在一切之外。挤在单杠边轮流翻单杠的男生中间没有他，远处操场角落里窃窃私语的男生堆里没有他，他们在谋划要把南茜推到泥地里去。人更多的一群学生中也没有他，甚至连亚瑟·克罗斯都在其中，他们围成一个大圈，相互追赶，这是逼人游戏的疯狂变种。当然，他也不能加入女生群或外班男生中去，所以他只好独自一人待在教学大楼附近的操场边上。刚休息时，他假装系跑鞋带，蹲下来解开鞋带，又系紧；站起来，像运动员那样试着跑上几步，跳几下；然后又蹲下来，重新忙着系鞋带。在鞋带上忙活了五分钟后，他放弃了。转而抓起一把石子，开始朝几码外一个看不见的靶子飞快地扔着。又打发了五分钟，不过还剩下五分钟，他想起有什么可做的，只得站在那里，手先是插在口袋里，然后又拿出来搁在胯骨上，接着像个男人似的双手交叉抱在胸前。

### 17、《十一种孤独》的笔记-第43页

不理解是孤独 隐忍是孤独 等待是孤独  
这和我们很像 不理解 互相容忍为保住微薄的爱情 我在漫漫的等待里孤独。十年 会不会太久

### 18、《十一种孤独》的笔记-第10页

P.10-11：“当然，”她继续说，“在新学校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总是要花些时间的。首先，嗯，班上新来的学生与其他同学交朋友总是不太容易。我是说，如果开始时其他人对你有些粗鲁，你不必不好意思。这都需要你、还有他们多花点时间，多点努力。当然，也不用太多，只要一点点就好。比如，我们星期一早晨的汇报——就是让大家彼此了解的一种好方法。不是说每个人必须汇报，而是如果他说的话就可以。那只是让别人了解你是什么样的人的一种方式，还有许许多多方式。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交朋友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你可以交到所有你想交的朋友，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 19、《十一种孤独》的笔记-第124页

本书第一个有我的故事 好意被误解的孤独 无法被赏识的孤独

### 20、《十一种孤独》的笔记-第66页

瑞斯军士 你的执着为何如此坚定 有信仰的人总会孤独 在所难免 嘲讽 怨恨 疑惑 不理解 加之而来 世人只会摆出一种所谓的姿态 面对他们无法避免的伤害 还有这个无奈的世界

### 21、《十一种孤独》的笔记-第92页

这种明快的鸡尾酒情调是她精心设计的，他知道。在带孩子们吃晚饭时，她严母的形象也是如此；大清早她快速扫荡超市，这轻快实用的效率也是如此；今天早些时候，她倒在他怀里时的温柔也是如此。她生活中许多种情绪都在仔细有序地转换，或者可以说，这本来就是她的生活。她将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只有偶尔这样近距离地看看她的脸，他才能看到为此她付出了多少。

### 22、《十一种孤独》的笔记-第39页

我想所谓孤独，就是你面对的那个人，他的情绪和你自己的情绪，不在同一个频率。

## 《十一种孤独》

### 23、《十一种孤独》的笔记-第1页

甫一：表示最初，刚刚开始，时间间隔短，蕴含转折的意味，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  
“人都是孤独的，没有人逃脱得了，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所在。”

### 24、《十一种孤独》的笔记-第83页

麦拉的嗓子眼里突然给堵住了，街灯打她眼里掠过。她把半个拳头塞在嘴里，可怜的抽泣着，呼出的团团热气飘逝在黑暗里。好久好久她才停下来，每吸一下鼻子，都弄出很大的响动，仿佛几里外都听得到。最后，她平静下来，或者几乎平静了。她尽量控制自己的肩膀，不要抖的太厉害，然后擤鼻子，放好手帕，郑重其事“啪”的一声合上了包。

### 25、《十一种孤独》的笔记-第109页

人们想看真相，可真相只有出自他们知道名字的那些人之口，他们才想看。

### 26、《十一种孤独》的笔记-第35页

他生活中的事情总是这样；只要他领上更像样的薪水后他才能拥有那样的包，他认了——就像只有结婚后他才能得到他的新娘一样，这个事实他也只有无条件的接受，想到这里，他平生第一次低声叹了口气。

### 27、《十一种孤独》的笔记-第22页

### 28、《十一种孤独》的笔记-第58页

如果你年轻、腼腆，还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的话，那地方乏味之及。通常，我们会喝很多啤酒，直到喝醉或想吐为止，在回营地的公共汽车上，感激的巴望着按部就班的新一天。

我们的感情生活自给自足，像沮丧的家庭主妇们一样，大家从彼此无休止的渴望中得到满足；我们用飞短流长串起无所事事的时光。

### 29、《十一种孤独》的笔记-第108页

人们觉得你只能在一下二者中居其一：要么你是条鲨鱼，要么你只能躺在那里，任鲨鱼活生生把你吃掉---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而我，我是那种会走出去，与鲨鱼搏斗的人。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不是疯了

### 30、《十一种孤独》的笔记-第130页

强迫性失败渐渐成了一种病。

失败并不能为我们带来物质性的什么东西，但是能引起别人的注意，关心（更多的可能是看客心态）和讨论，能让自己持续曝光。这也是一种精神奖励。如果在失败的同时，再加上一些豁然大度或者被迫害的受害者姿态，效果更好。

## 《十一种孤独》

因此，出现了那么多表演性人格的人。就像沃特小时候爱玩的游戏，被枪打中倒下之时一系列的表演动作。结果早已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倒下时是以何种姿态，能吸引多少目光，能让伙伴发出多少的感叹。

有些人们习惯以壮烈的姿态表明自己的人生有多么不容易。可是却忘记了这些苦难并非必要，更多的可能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表演欲望而被自己无限扩大了。

31、《十一种孤独》的笔记-第1页

,

32、《十一种孤独》的笔记-第19页

文尼 这名字实在让他受不了。它让他失去抵抗力，膝盖松软，脚步缓慢下来，成了轻松、闲聊的散步。

33、《十一种孤独》的笔记-第17页

她曾经读过一本关于有严重心理疾病的儿童的书。她此时在心里整理着已记不太清楚一些片段。也许，毕竟，文森特·萨贝拉的孤独，她根本没有责任。也许整个事情需要专家来处理。她深深吸了一口气。

34、《十一种孤独》的笔记-第45页

.....

35、《十一种孤独》的笔记-第1页

革命之路的作者

36、《十一种孤独》的笔记-第103页

独自背负所有是孤独

37、《十一种孤独》的笔记-第1页

嗯

38、《十一种孤独》的笔记-第1页

不同的孤独，同样的世界。

39、《十一种孤独》的笔记-第96页

“你是说这么久你一直独自承受着这一切？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沃尔特？”

“噢，”他会很随意地说，甚至会耸耸肩，“我觉得没必要让你操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无非是等待真相揭开时那一瞬间可能会得到的自我牺牲式英雄崇拜。但多数时候要么像主人公那样坚持不了多久，要么就等不到最后真相大白的时候。

## 《十一种孤独》

### 40、《十一种孤独》的笔记-第22页

谎言为了让自己不再孤单 谎言却让自己更加孤单 普赖斯小姐。

### 41、《十一种孤独》的笔记-第59页

“我不知道。调哪儿去我不知道。不管怎么说，这是极其肮脏的交易。如果你们想知道什么的话，那我告诉你们吧，你们这帮孩子有营地里最好的排长。实际上，他太妈的优秀了；这就是他的毛病。太好了，那些屁本事都没有的少尉玩不转。在军队里那么优秀永远没有好处。”

我想到了大学军训时我们的那位排长，他有一只很大的鹰钩鼻，双颊的颧骨很凸出，精壮干练的模样，和其他的教官比起来，他的年纪颇大，我没法确定他的岁数，因为军旅生活本身比较粗糙艰苦，也许他25岁，也许28或者30的样子。

那个时候我非常讨厌他，觉得他是所有教官里面最残酷的一个，当别的排的教官允许学员在大树阴凉下休息时，我们未有一刻不是在酷烈的太阳下操练，下雨的时候当别的排的教官带领学员到饭堂躲避学唱军歌时，我们在练习雨中匍匐前进。但，现在回忆起来，我竟有一点理解他，我想，他一定出身于一个非常普通甚至有些贫困的家庭，他靠自己优于别人的坚毅，什么都想做到最好。我们是他的作业，他的求取心好胜心强烈，使他不得不对我们进行更严苛的训练。和这位一开始因为严苛令士兵们讨厌的太优秀的瑞斯排长其实有些相像。

我仿佛听到那种偶尔也会在我心里冒出来的声音“我不敢停下来，我不敢怠懈，因为我挥霍不起也许你们可以随意支配的任性。”某些地方，某个时刻，多少是相通的。

### 42、《十一种孤独》的笔记-第67页

我想，这意味着，到我们训练期结束后，营地将把一群无耻之徒、一群自以为是的家伙分派到各处去，被极度紊乱的军队所同化。可是，至少瑞斯永远不会看到这一幕，对此也只有他才会在意。

瑞斯是有抱负有理想的人，他不会允许自己随波逐流啊。而我们这群“乔迪”，离开瑞斯带领的“乔迪”，终于要和其他士兵一样，被同化成无耻自以为是的家伙了。我读出了孤独。

### 43、《十一种孤独》的笔记-第38页

完全没有设想到的剧情 左心房被朋友的举动温暖 而右心房 是失望吗 或许主人公的婚姻本身的存在就是错误 快乐并非永恒 又怎能强求 不在同一频率的两人 用何种方式交流

### 44、《十一种孤独》的笔记-第110页

不以介词结尾是英语语法原则？

"gave the plumbers new grounds on which to bargain" instead of  
"gave the plumbers new grounds to bargain on"

### 45、《十一种孤独》的笔记-第22页

孤独的心灵总是有着厚厚的保护墙，强行的闯入总会适得其反。



## 《十一种孤独》

### 46、《十一种孤独》的笔记-第1页

爱尔兰有一个传说：一个名叫杰克的人因为非常吝啬，死后不能进天堂，又因他取笑魔鬼故而也不能下地狱，所以，他只能提着灯笼四处游荡，直到审判日那天。于是，杰克和南瓜灯变成了被诅咒的游魂的象征。人们为了在万圣节前夜吓走这些游魂，便用南瓜雕刻成可怕的面孔来代表提着灯笼的杰克，这就是南瓜灯的由来。

### 47、《十一种孤独》的笔记-第21页

我知道我才是那个有想象力的人。我也知道我才二十二岁，可疲惫得像个老头，我知道工作就快丢了，孩子就快出生了，与妻子的关系有点紧张；现在纽约市里的每个出租车司机、每个不值一提的政客们的掮客、假冒号手都可以走进我家，企图偷走我的钱。

### 48、《十一种孤独》的笔记-第125页

《十一种孤独》里面有一个《与陌生人共乐》的短篇，班主任斯奈尔小姐一直都努力地以善意但笨拙的方式热爱并讨好着她的学生们。耗尽了心力，却换不来同等的喜爱。大家还是更喜欢隔壁班年轻美丽又温柔热情的克莱丽夫人。好在这帮孩子还算良善，没有因此厌恶老土严厉的斯奈尔小姐，觉得她总是好心，“还不坏”。

其实有时候很容易就对自己不喜欢的对象的讨好而变得尖刻，好像连这份好都惹人厌烦。至少偶尔我会忍不住这样。可回过头来想，不过是因为喜欢阿，才会小心翼翼地企图哄你欢心，那份不求回报的好意总是应该值得被珍惜的。不应该被嘲笑。

只是感情就是这样不公平的交换。

### 49、《十一种孤独》的笔记-第31页

她笑了，这次并不是害羞的笑，而是笑的更符合她的本性----眼睛在饱含深意的一眨之后微妙的移开了。格蕾丝在历经怀疑 迷惑 敬畏 实际模仿种种阶段后，早就将这种微笑与“老于世故”联系在一起了。

### 50、《十一种孤独》的笔记-第45页

我不敢肯定这间房子有没有窗户。也许光线打算从建筑工人马虎粗糙的手艺留下的那些缝隙、裂缝中钻进来，如果是这样，你们可以肯定没人比我感觉更糟的了。老天爷知道，伯尼；老天爷知道，这儿总有个什么地方会有窗户的，一扇我们大家的窗户。

# 《十一种孤独》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http://www.tushu000.com)